

美育之育

三十，已然而立。

圈内人常开玩笑，南洋模范中学是“内环一哥”。业精于勤，除了课业，“一哥”声名在外，还有另两桩——交响乐团和篮球队，允文允武，好不风流。

前些天，是南模乐团的大日子，上海市第一支中学生交响乐团三十岁了。他们立起的，不只是全国中小学艺术展演一等奖、“维也纳国际青少年音乐节金奖”第一名、澳大利亚悉尼国际音乐节金奖这些艺术金牌；他们立起的，也不只是巡演时在美国、澳大利亚、俄罗斯等地飞扬的当代中国学生风采；他们立起的，实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认识美、感知美、塑造美的能力。没有一种美，能脱离德行而长久立存，音符咏叹的，是中国未来力量的精神律动，向心，向上，生生，不息。

放歌声，敢争模范先

古今，中西，办学堂要撑得起“模范”二字，眼界、胆识、能力，缺一不可。当年，盛宣怀兴办南洋公学，便分了四支。师范院为新式学校培养师资，外院是高小，中院为高中，上院等同大学。公学中的外院、中院便是南模的前身，自立门户之后，起名字叫人犯难。“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南洋中学，这个名字我们不能再用。但饮水思源，南洋两字必须保留。”南洋模范中学党委书记陈宏观回忆，“校董林康侯先生提议用‘南洋模范’作为校名，大家不禁想起南洋公学老校长何梅生办附属学校之初衷，乃是‘以立模范……以开通内地之风气，并为他省之先导’。”陈老师如数家珍，“大家商量后，一致决定为校名加上‘模范’，这倒不是前辈们自大，而是在当时的情况下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教育救国的学校担当，我们就应成为国内各所新式学校的标杆、范本。”

南模的音乐基因，也堪称模范。南模中学是学堂乐歌的发源地。二十世纪初，著名的音乐教育家沈心工任教于南洋公学附属小学，创作了中国最早一批学堂乐歌，开设唱歌课、专设修身唱歌教室。后来，他还是李叔同的老师。沈先生创作的南模校歌，传唱至今。

只有了然从何而来，才能明心向何处去。南模的源起与信条，使得上海第一支学生交响乐团诞生于此有了相当的必然性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上海日新月异，相关领导去北京考察交流，其间看到了一所学校的交响乐团有模有样，心下多有触动，“北京能行，那么作为海派文化发源地的上海，肯定也能行。”并非简单的上令下达，时任市教育局局长袁采在一次全市校长例会上，请各校掌门人欣赏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交响音乐会。敢不敢做，谁来做，怎么做……几经讨论，在徐汇区教育局局长谢家骝的大力支持下，南模校长张茂昌接下这道难题——“我们上”。30年前，学乐器的学生还不算多，况且又是如此专业的“大工程”。不过学校附近有许多文艺剧团，耳濡目染，大家都觉得南模气质在线，不失为最合适的人选。

预初的孩子考入南模乐团后，要进行小乐队的排练直到初二，并学习乐理知识。学生每周都要找专业老师上专业课，每学期都要进行业务考核，寒暑假也有集训。气质在线，潜心修学，于是便慢慢成长为能力在线。也是在90年代，有一次与来自台湾的学生乐团联谊交流，私下里大家也会暗暗较劲，对方说了大实话：“你们的业务更好，我们的‘武器’更好，所以从效果来看，平分秋色。”“武器”，便是乐器。那时候南模乐团的乐器是“杂牌军”，有些学校配置，有些学生自带。家里条件好一点，买的乐器价钱贵一点，档次高一点，反之，则乐器便宜一点，粗糙一点。袁采局长有些不甘心，“你们这点‘武器’统共多少钱？”“100万，人民币。”换算过来的价钱，彼时，是个天文数字。袁采去找了徐汇区区长张正奎，说起了自家素质教育的“英雄气短”。后者是个有魄力的爽快人，“这样吧，你们出多少钱，我照着样给多少钱。”除了开会讨论还要请示，最终市教育局和徐汇区各掏出50万元。“武器”，重磅升级了。

青春之歌， 响了三十年

◆ 华心怡

■ 在 MISA 夏季音乐节上演出



■ 曹鹏打了一个又一个补丁的指挥椅

华心怡 摄



■ 曹鹏指挥乐团

求名师，曹爷爷刷脸

南模，叔逵楼四楼，交响乐团排练厅，因为桌椅、谱架的摆放，并不狭小的空间显得有些局促。正中间，端放着一把高脚椅。高脚椅很有些年头了，四根椅脚上横七竖八地被打上许多“补丁”。高脚椅的主人是96岁的曹鹏。早有老师想换把新椅子，曹鹏总是不答应，“不是还挺好的，不要浪费钱。”

著名指挥家曹鹏是南模乐团的灵魂人物，30年，他全程贯穿。同学们都叫他曹爷爷。任刮风下雨，每周日上午三个小时的乐团排练，曹爷爷必到现场。遇上难拉的曲目，同学和家长便会收到一封曹爷爷的签名信——重点要求，普遍问题，每一乐章要点……常常，曹爷爷在电脑上亲自敲下整整五六页内容，打印之后交给同学。医院的医生时常生乐团的气。生病住院，一转眼，人不见了，曹爷爷手背上还贴着挂点滴时粘着的胶布，却已经在为同学们讲解声部了。果然，这个月“建校120周年暨学生交响乐团建团30周年音乐会”上，先前跌了一跤肋骨骨裂的曹爷爷又不听医嘱，在大女儿曹小夏的陪同下，出现在现场，并在台下当起了指挥。台上正青春，台下焕容光，艺术的光芒，星星点点，却已是洋洋洒洒了。别以为乐团只有曹爷爷一个大咖，学生们见过的世面还真不少。曹爷爷刷脸，很是管用。南模乐团的排练厅里，来过许多音乐学院的教授，大家都是冲着老爷爷的面子。“听说还是以十分低廉的友情价出场？”曹爷爷的小女儿夏小曹笑了起来：“我也去过好几次，到现在都没收到曹爷爷的一分钱。”



曹爷爷授业，真心真情，孩子们，也是敬他爱他。有一回，向来乖巧的他们集体“叛逆”。那个星期天，南模乐团照常开练，曹爷爷冒着严寒到来。他面向一个同学说道：“贝九第二乐章，请小军鼓先给一小节”，小军鼓按节奏敲了两下之后，突然画风一转，全体同学自说自话地奏响另一支曲子。曹爷爷的指挥棒在空中“冻结”，之后又缓缓垂下，写满经历的面庞，嘴角牵动，眼眶泛红。不听指挥的孩子们，献上了最有爱的歌。原来，这一天是曹爷爷的生日。南模中学艺术总指导、交响乐团管理老师胡洁斐当时也在现场：“同学们商量好了，不管曹爷爷要排什么，只要指挥棒一下，他们就会演奏生日快乐歌。曹老师当时很激动，我看到他都有些泪目了，孩子们太有爱了！”



■ 悉心整理保存 每一次演出的乐谱都被 华心怡 摄

长大后，我便成了你

一转眼，小潘老师退休了，小潘也早成了老潘。不过，潘旭炜却仍在为乐团奔忙，不得空闲。南模乐团成立时，作为校办主任、音乐老师，小潘老师接过日常管理重任。“创业”初，暑假集训，学生来自各区各县，为了保证教学质量，老师和同学就一道睡在教室的水门汀地板上，没有空调没有蚊帐，学生们苦中作乐，把嗡嗡的蚊子声当作抒情小夜曲。寒假集训时，男生调皮晚上捣蛋，小潘老师就睡到男生宿舍去“镇宅”。后来，乐团学生与家长闹矛盾，吵得不可开交，双方情绪激动，一度失控。半夜12点，一通电话打到小潘老师这里“场外求助”，她二话不说出门调解，学生一看到老师，便低下了羞愧的头。乐团师生的感情，自是不比寻常。

排练厅外的墙上，罗列着历届优秀毕业生的图文介绍。乐团首届团员焦浩榜上有名，2001年毕业后她考入了上海音乐学院，之后在上海爱乐乐团担任大提琴演奏员。焦浩是潘老师的学生，“在乐团这些年，感触最深的就是我们比其他学生获得了更多开拓眼界的机会，每个人都很开心，很自信。哪怕毕业了，大家还是会经常回去看看老师，乐团经历是我们个人成长中最珍贵的一部分。”每届高三，大约二十名乐团成员，总有三四人考入上音。有同学经过，冲着焦浩打招呼：“焦老师好。”原来，在爱乐乐团工作七年之后，她下决心回到南模校园做一名老师，当真是，长大了，我便成了你！陈宏观视此为学校的一段佳话：“为了回学校，我们焦老师还特地去了高中教师资格证。交响乐只是切入点，作为美育的一种表现形式，它带给我们学生的变化却是方方面面的。”参加30周年音乐会的，还有研究生在读的老团员朱敬怡。“曹爷爷一直说交响乐无业余，

所以对我们也非常严格，正是因为这些年在乐团的积累，现在我参加各个演出试谱都很快。”朱敬怡如今也在琴行教小提琴，“希望能够把当初乐团带给我的快乐，也带给更多喜欢音乐的孩子。”不管你是不是乐团成员，交响乐已成为每个南模孩子身上的印记。高一迎新交响音乐会、“走近交响乐”校本课程、艺术节交响乐专场、高三毕业音乐会，还有每学年都会变化的交响乐上下课铃声……

乐团所传递的，何止是音乐的美妙？还记得那些“共同度过”吗？你们一同去峨嵋山演出，司机迷路，开了整整七个小时，孩子们说，不放弃。晚上九时，音乐会启幕，听，音乐在流淌；你们的新生音乐会，演奏到一半，突然停电了，漆黑一片。曹爷爷一个指令，音乐照旧如泻。看不见乐谱，看不到指挥，但你们的自信，一直都在；你们的澳大利亚国际青年节，各国学生都在较劲，而一曲《梁祝》倾倒众生，化蝶的故事在异乡或许无名，但你们的诠释却让人动容。用西方的酒器装容东方的佳酿，中国故事，你们讲得如此动听。

真的，30年后回望，所有的摸索，所有的努力，所有的坚持，其实都是为了最初始也最纯粹的主张——用真善美勇，撑起一代又一代人。